



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
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
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
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
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
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

俞作田家語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
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
救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
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
艾惟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
事買前賣牛犢愁氣變又雨鎬年空無粥盲跛不能
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
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
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
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_七囑四隣幸願相

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僂地壞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
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
箒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
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
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
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

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
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
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
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己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
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
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
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
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之不可

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
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贐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陽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
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
蹕關中治兵積粟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
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
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
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
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

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
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
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郡君
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賊盜八
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
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
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激奏置籍親覽以
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
名聲由是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
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檜不進

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
詞談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
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醫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
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
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
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而君乃畏
之未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
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

物遊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上固能過化性上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盃詩

揚誠齋月下傳盃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盃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難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盃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盃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

月余年十許歲時傳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此詩且說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圖題貧樂

徐思叔題貧樂園詩首句云乃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胣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篋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綉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以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
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
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類濱與近時
劉子暈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平生慙息
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
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
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
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道誠齋謁雍公一見握

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
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
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未薦然薦之改秩者
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
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其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
彙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
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

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
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
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
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
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
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
也若鴻鴈影聯來塞上鶴鴿飛急到沙頭此比而非
興矣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

君王誅宰詬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
之所寄也褒姒者豎子膳夫之所寄也入真者林甫
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王階之以進依
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則謂
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
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蠶非悅
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具者而蠶越則越不可保矣
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起之禍基是蠶雖去越未嘗忘
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蠶乎惟管仲之告齊桓
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

與荆公之論畧同其論曰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誅昭君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子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

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拘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行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議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

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
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
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
譏刺徒以雕斲工巧為暴君所忌疾至賈竒禍則詩
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
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若莫使衆人傳
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嘆之詞耳非

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
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
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
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
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
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
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驚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耶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吕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曉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法豈為兒女子而泣也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賊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太伯遜而周以興

販新州王誠刺俗李
脫去五十字釋海亭五引

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惟也君子豈可亦摘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終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畧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

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
 明月夜深無數探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
 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
 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
 却忘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
 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
 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思之並行照斥景建布衣
 也臨川人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
 上訪楚囚也勝流落蒼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
 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爾粟路長那更聽鈞鞞家

似本作見九

為至德王善善齊桓者明
萬世之常存也去春伯
柳海有十九字

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鑑也夫子善齊威
 首止之盟而美太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
 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
 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藉笄人言托住半周天
 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
 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豕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脂則烹
 而賣之罷鎖捆載歸蜀厥後揚九鼎在蜀以刻剝致
 諸軍之變軍士莫簡倡亂以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

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又家居散財給士生捨莫簡
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
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
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者句意頗佳近時戴
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
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
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
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

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
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
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旣仄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
披圖興嘆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助之文叔
如二人馬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旣定從容訪
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近夫自
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
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
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
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哉者余嘗

題釣臺云平生謹飭劉文叔
與狂奴意氣投激發
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
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
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
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
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
鳴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
而其所經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
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
壓笋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伏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目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

京師其妻授以白金一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
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失問妾所自來
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
妾以爲倍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
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
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愛鼓吹喧
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大
京與共學者京食之僧訶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
筆立成警蹕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
驚回顧免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

元有詩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
魂冷劍擊秋風鬼膽麤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
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瀟山豐年足
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
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
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同
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
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十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煮反勒民戶納鹽田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有此丞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水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對日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

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竊意今日字當是
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
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
神矣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
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
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
士煉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
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
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
王所與王同匡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觸髀謂莊子曰子欲
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謂無四時之
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
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
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髀深曠感額曰吾安
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
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

生不知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上
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
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
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
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
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惟朱
文公蚤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不出老莊
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訪
做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
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

人盜去却去救人家做釜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
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熾兒幻
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斬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
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七世上扼
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
此也予自讀唐史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
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
遭黠鼠欺婢奴雖小策勳奇扼喉甚訝無遺力應記

當年骨醉時

轉丸鳴鐺

楊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丸手如鳴鐺

似存之至此
稗海六年

鶴林玉露卷之四

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啟運宮聖祭殿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亂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車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賞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致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

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
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露鑒在天聖莫傳後
後音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
愴慕其禮用饌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毋遇
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
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
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
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叛虜騎且至兵不敢進使
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
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
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
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蕊香
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
看花更一盃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
谿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
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
髮爲君王寸上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正坐壽皇

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
稽首起故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水豐汪令詩
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鷓鴣憤驚動衣龍
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
霏頗有少陵意態也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
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
深侯蒙薛印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
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誰言歸
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
微至於如此杜陵新婚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
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
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
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
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常為徒文也後

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瓮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戒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夫陸象山云徃時充員敕局浮食是

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將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恣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獲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天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其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

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
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
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
舜之君則用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
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瑄之車戰適足以
貽千古之誚耳宋文公云淵問學者推尊史記謂夏
紀贊用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路事至高祖紀
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
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
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
蔡京父子間使淮瓘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
力論時宰何桌唐恪誤國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
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
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
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諤奏事高皇因與論筆法言
久不輟子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諤以無益之言
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
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矣上冷處一角突傲泉石作

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奈雖令人教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鏡藥積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塊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天下不顧也繫馬于馵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

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惟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而畧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上之如其不然

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
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主後
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詭慝
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
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
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
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
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
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肴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星宴因
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何所產容齋番禺易人也對
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廬陵人也
對曰金柑玉版笋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
忘其名淞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身四者
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
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淞人酒邊各盛言其鄉
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它無
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其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且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塔稟序逐一還他禮數既畢主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果日荅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扣辭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

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灘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領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本學士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斬黃二守

馮栻

嘉定辛巳二月金人圍黃州詔為應援斬黃使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援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驕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絕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木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入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使

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輦感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

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谿行制詞云彭城方
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營資
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
死于虜中又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
遇一官姓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官禁事教
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
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
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

向嘗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
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
決是以全節中立稚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鑑
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今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截去又
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費耘老法也又
坡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

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秦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趨壁間椒桂葱姜皆約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葷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嘗不敢食肉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余常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走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决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誦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誚上愚可發一笑

鍼慰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慰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初宰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瘳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遂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上防身動

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它皆做此
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
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
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

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

誠齋二字尤
宗相書

回環自闢三徑

誠齋東園有三徑
初開自將卿再開三徑是淵明

齋有三徑
徑花開一徑行

頃刻能開七

花門外有田供伏

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

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

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队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華

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截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

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

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

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

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

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

子其詩云裘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

有時供戲劇軒裳無任用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

到何如酒一盃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
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
苞時披宿霧木岸香裏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
露天漿貯玉盃八十仙翁能許律片雲得_七出巢來
其風味度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尤精考
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
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
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
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
鞞鸞管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

漢二獻

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
歸年僅九十乃終

風香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夫家
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示儉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_干方
平事獨食風香二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
諸所興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
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儆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凡為文者宜
畧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
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
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
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

公詩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
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筆謂鵬
搏鷗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
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
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賔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
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
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

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代大商不言武王太
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
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
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
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
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
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
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苾之詩悲哀急
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
亦聽其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
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妃楚人尚
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詩况六百年
仁恩之所浹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
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
有慙德凜凜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
此筭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
云成湯聖敬日躋與殷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
王往也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
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
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
之矣前史王景畧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
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表紹為魏所敗乃至殺
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猶登臺萬
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
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猶登臺
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七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
 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
 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
 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
 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嬉以至貽
 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

淡洽情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
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
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
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九十真人間
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
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
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危崖劉即可
是疎文墨幾點胭脂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小大皆貴乎智上者何隨機應變足以
弭患濟事者是也張珩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
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珩崖亦下馬隨衆東北
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誰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
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向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
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
盂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
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
公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評語共折井亭燒以禦

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
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
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
潞公之浮球司馬公之擊瓮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
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窘之一日內索
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
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添塗之叫嗟而成兩
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
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
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它皆可辦唯

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簷前瓦二
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
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
報寇且至炳意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柰何
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泔
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
熟水厚酌其有一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食一戰
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節度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用或晴山

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時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
新鳥朱文公寄藉溪胡原仲詩云峯牖前頭翠作屏
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
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廢之曰幽人偏
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 乾坤洗出
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
杜只是寫物二人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
爲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
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
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
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廷爭之語駱賓
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
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庭榜第三人陳 修係福州人解試四
海相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憲積金堤不日復

輪廣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柳試卷
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
玉音云卿便是陳 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
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
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戲為之
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
人方翥與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
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成泣山東之淚亦經
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
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必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
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
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上意一
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
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
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
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
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
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

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教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
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申
屠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於老馬而隨之遂得
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
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以
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獅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
言其人已 在宮中乃以疑似救李君羨過矣則天當
時特一官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
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
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
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斫其喉
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
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

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穎濱論語解云人必
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物
外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
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
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
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
未之見耶禪家云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
未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
頑空蓋頑空則頑爲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

猶之天焉湛然寂然無一物然四時自爾生榮爲日
星滂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
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穎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
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涓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
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侍其盡曲
肱豈傷冲此修身俟虛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

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特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上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人詩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士亦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校為經營之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昭宗欲相偓上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放還山羅隱軋符中舉進士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温篡位詔至痛爰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句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
先紅撼_七 淒_七 葉_七 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
駕云樹_七 上 稍啼晚鶯夜_七 上 深聞子規是也有兩
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_七 上 金玉聲
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_七 河畔草鬱_七 園
中柳盈_七 樓上女皎_七 上 當窓牖娥_七 紅粉粧纖_七 出
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_七 離又
高夫_七 叛還違鴨_七 魚闌萍落_七 月經宿闇_七 樹墻
垣巘_七 架庫廐參_七 削劍戟煥_七 街瑩瑋敷_七 花披
尊閣_七 屋摧雷悠_七 舒而安兀_七 狂以狃超_七 出猶

奔蠶_七 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柔_七 覓_七 冷
上清_七 淒_七 慘_七 戚_七 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
能創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已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已法也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鄉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
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絕建臺即行部
詣耆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
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

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
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然不交一談次
日郵謁于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
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踖踏不安王麾
去伎樂徐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
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
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
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
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
所以即索舞衫塗採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
張也慾焉得剛掉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命索輪諸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得五更酒醒覺
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甚不
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
太公之膺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
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
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辦
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
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

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
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
偕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
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
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
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霑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
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閩虜中有龍虎大王當
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
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
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
之對

自警詩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
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尚謂侍姑黎
菴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中年浮海一身輕
歸對黎渦邱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時到此話平
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

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齒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
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疏
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亦猶元
忠之論子卿也近時劉文叔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岳
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為
昏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
寶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上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
禁高帝非天人曷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
於戚夫人孟美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款款
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

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
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
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
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
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
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人之乎曾子曰
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
子亦不過愛之以德責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

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
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
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
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
繫志西周而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滿漣涇
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峻吳羊之亟
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為
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則仲宣之賦當與

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
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
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
宣不依曹宣二表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
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
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
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孱魄曾中萬
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
今仲方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
窓下北窓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未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槩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碣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

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子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拚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昔鵠化為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此類

鶴林玉露六卷終

伍名制微制繼實沙在屢制嚴格

文共實錄錄錄錄錄千伍百玖拾

千文木刻萬米千米百



鶴林玉露余曰藏明方歷間詢天瑞校奉共補遺計廿卷

此明初活字板吳人邵元慶藏奉止上卷首尾完備與

物本校讎即物七卷起至十二卷止內物奉不稱者

陳子衿傳特九略稿二公物奉白經脫佚藉以補遺刻之可珍也

不知者明初何以止上卷或羅子初刻奉如是了陳子衿傳全

用訪經二羅君之說子耶

嘉慶丙子九月朔日



川福海

子孫等事殊前受... 既而... 諸君...

九... 諸君... 諸君...

本... 諸君... 諸君...

甚... 諸君... 諸君...

其... 諸君... 諸君...

其... 諸君... 諸君...

其... 諸君... 諸君...



